

新浪读书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一场蹂躏爱情的阴谋

一个疯狂攫金的圈套


· 长篇小说 ·

# 圈套背后

「邪恶与正义对决」

「虚伪与真诚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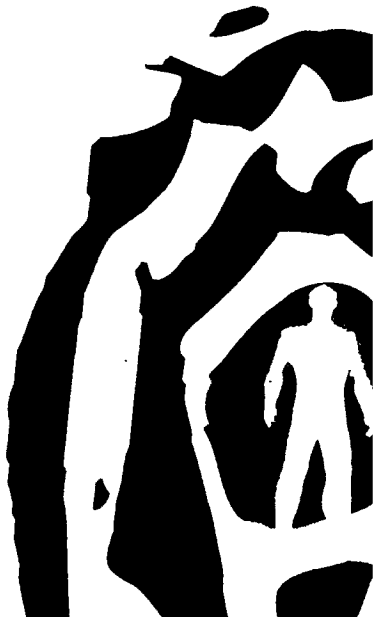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圈套背后

丁爱敏◎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套背后/丁爱敏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13-1232-7

I. ①圈…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441 号

## ●圈套背后

---

著 者 / 丁爱敏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宋 玉

责任校对 / 志 刚

装帧设计 / 兰旗品牌设计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 字数 38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232-7

定 价 / 30.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目录

- 楔子 夤夜枪战 / 1
- 第一章 不期而遇 / 6
- 第二章 毒女浮尸 / 26
- 第三章 真诚帮助 / 43
- 第四章 重大发现 / 64
- 第五章 野心渐露 / 82
- 第六章 遭遇屈辱 / 99
- 第七章 心有所依 / 117
- 第八章 密谋运毒 / 133
- 第九章 白色通道 / 151
- 第十章 情感旋涡 / 168
- 第十一章 街头遇险 / 181
- 第十二章 调查真相 / 196
- 第十三章 死里逃生 / 210
- 第十四章 猝然相逢 / 226
- 第十五章 意外罪证 / 239
- 第十六章 卑劣交易 / 254
- 第十七章 殒命山崖 / 267
- 尾 声 获得真爱 / 282

## 楔子 夤夜枪战

2005年6月2日凌晨1:02, 一列客车驶进中国北方滨海旅游城市——永平时, 天上响起了几声闷雷。

雷声离永平火车站月台上的旅客很远很远, 没有人为此惊慌, 只是海洋性气候特有的夹带着潮湿水气的风使人们感到了阵阵寒意。虽然是在暑期, 但在大雨将至的深夜, 寒冷总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一阵兜头风, 旅客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穿过灯光昏暗的地下通道, 向出站口走去。杂沓的脚步声和着人们或大或小的说话声、咳嗽声仿佛一支无主题变奏曲在空气中振荡。

并非走在长长的旅客队伍尾部的是两个身高不足1.70米的男子, 走在左边的穿红色T恤衫, 走在右边的穿深色西装, 手里拎着一个淡蓝色皮箱。他们南方特征明显的脸庞上没有什么表情, 晃晃荡荡地向前走着。

这个时候, 在出站口值班的警察是车站派出所的小李。小李的目光扫视着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位旅客, 一扭头, 发现灯火通明的车站广场上不知什么时候停放了一辆普通小型面包车, 三个警察站在车旁一起往出站口这边张望着。

“是同行在执行任务呢。”小李很自然地这样想着。他的职责是把那些可疑人员堵在出站口内, 而出站口外的不法之徒就得由地方同行来“照顾”了。

一个个旅客从出站口的铁门里鱼贯而出, 很快消失在了夜幕中。

就在旅客快要完全走出出站口的时候, 那两个南方男人出现在了小李的视线中。蓦地, 经验带来的直觉使小李感觉到, 这两个人看起来若无其事可神态却不怎么自然。小李决定把这两个人列为可疑人员。

事实上, 小李的直觉非常准确, 这两个南方男人并非普通旅客, 他们是从云南来永平市进行毒品交易的, 那个淡蓝色皮箱里就装着足有十公斤的海洛因! 在他们动身来永平之前, 永平的买方就告诫他们要以巧妙的方式把“货”运进来。但是他们执意要以自己认为最好的办法带“货”来永平, 并嘲笑对方是“没见过大世面的缩头龟”, 对方便让他们“好自为之”了。

“外面有人接咱们吗?”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悄声问同伙。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把皮箱倒了一下手, 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也小声说:“他们就是不接咱们也得接‘货’……注意, 那个警察在看我们!”

两个人目不斜视地接近了出站口。

小李拦住了他们, 冷峻地说:“对不起, 二位, 请出示一下有效证件。”

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惊讶”地望了望小李, 脸上现出了无辜的神情, 问道:“凭什么让我们出示证件?”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往后退了两小步，以一副老板的派头冲小李笑了笑，说：“警察兄弟，你很敬业，但这样做太浪费时间。”

小李的目光迅速在他们身上打量了一遍，最后落在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手中淡蓝色皮箱上，不卑不亢地说：“请你们配合我的工作，把证件出示一下！”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拍了拍衣袋，故作惊慌地说：“证件？我们的证件……哎呀，忘在火车上了……”

小李严厉地说道：“先把皮箱打开，我要依法检查！”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眼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光，他轻轻把皮箱放在地上，右手伸进西装贴胸衣袋里握紧了里面的手枪。如果这个比他年轻五六岁的警察真的打开皮箱的话，他就立刻开枪打死他，然后夺路而逃，到预定地点进行完毒品交易后马上离开永平市，把一个枪击警察的惊天大案留给永平警方——作为贩毒路上的“老手”，他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老板赚钱了。

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小李刚要弯腰打开皮箱，几分钟前站在车站广场上的那三名警察闯到了出站口里面，把那两名男子围了起来。

为首的警察显然听到了刚才小李说的话，用公事公办的口气对小李说：“不用查了，这两个人是我们正在通缉的逃犯。”

小李直起身子，冲为首的警察问道：“你们是……”

不等小李的话说完，为首的警察抢先说：“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今天晚上奉命来抓这两个逃犯！”然后冲那两个警察一挥手，“把他们带走！”

面对四名警察，身份的暴露使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定，那名为首的警察摁住了他掏枪的胳膊，同时把一个羊状的钥匙链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同时厉声喝道：“你们都落入法网了还不老实？走，跟我们去刑警队！”

看到那个精致的羊状钥匙链，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悬起来的心一下子落地了，他把手从西装内衣袋里拿出来，拎起脚边的皮箱，和穿红色T恤衫的同伴一起，在另外两名警察的推搡下，乖乖地走出了出站口。

一行人向车站广场上那辆面包车走去，小李也跟着走出了出站口，目送着那三名警察。

那两名男子先被带上了面包车，就在为首的那名警察弯腰上车的时候，距他不足十米远的小李忽然发现他后腰上露出了一截红色裤带，和那身笔挺的警服极不相称——而且这样着装是绝对违反警察内务管理条例的！

“刑警怎么会系这种裤带呢……不对呀……”小李皱着眉头自言自语着，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了一下，使他几个箭步跃过去，拦住了那辆已经发动起来的面包车，大声喊道：“喂，你们等一等！”

为首的那名警察把伸到车上的左脚放了下来，瞥了小李一眼，说：“你怎么回事？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口气里充满了不耐烦。

小李没有在意对方的态度，毫不让步地说：“我也是警察，我也在执行公务，请你们出示一下证件，否则不能把人带走！”

为首的警察好像听到了一句笑话一样，先是揶揄地笑了笑，然后又似乎漫不经心地往四周看了看。此时，四周除了灯光之外静无一人。于是，他拍了拍小李的肩膀，说：“好吧，我给你看看证件！”他说着，把手伸向衣袋，但掏出来的不是证件，而是一把匕首。他手一挥，匕首猛地刺进了小李的胸膛。

小李猝不及防，双手捂住伤口，剧烈的疼痛使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跌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水泥地。

为首的警察蹿上面包车，面包车扬着尾气开走了。

面包车在街上疾驰着。车里，那三名警察脱下警服，换好了衣服。为首的那人身子靠在座位上，长出了一口气，似乎感慨又似乎得意地说：“对我马晓强来说，吸毒、玩儿女人都不新鲜，可穿这身皮还是第一次哪！”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有些阴阳怪气地对马晓强说：“亏你们想出这么个主意来接我们。多谢了！”

马晓强撇了撇嘴，回敬了一句：“要不是这么个办法，你们现在真得到刑警队了。我们老板叫你们不要这样明目张胆地来，你们就是不信邪，怎么样，差点儿出事吧？”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干笑了几声，说道：“干咱们这行挣的就是玩儿命钱，遇上点儿麻烦算不了什么，即使你们不来，我们也能闯出去的。实话实说，我们不会太感谢你们的！”

马晓强不高兴地瞪了穿深色西装的男子一眼，说：“算了，事情都过去了，咱们谁也不用打嘴仗，剩下的麻烦由我们来摆平。你们挣的是玩儿命钱，我们挣的也是玩儿命钱。既然‘货’带来了，过会儿我们就按规矩交易吧！”

这时，一直没有出声的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冲马晓强说：“交易可以，你们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马晓强把一口痰吐到车窗外，说：“放心吧，我们哥儿几个冒这么大风险把你们接出来不就是保护你们吗？”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眼睛盯着坐在身边的马晓强，问道：“马先生，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一群陌生的人做这笔生意，你会完全放心吗？”

“……”马晓强被问住了，停了片刻后，不服气地抬杠道：“这话你算是问着了，我会放心的！”

穿深色西装的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那是你，我们做事的原则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为老板负责！”

马晓强不想再斗嘴了，便息事宁人地说：“你们这些南蛮子真不实在，好，我保证你们的安全，交易完后立刻送你们离开永平市！”说完这句话，马晓强不再说话了，嘴角却荡起了一抹别有意味的微笑。

借着车窗外路灯的灯光，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明显看到了马晓强嘴角的微笑，

但他无法揣度那笑容里的含义，只得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

一时间，车内谁也不再说话了。双方都知道，这个时候话说多了并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

面包车在几个人的沉默中拐了一个弯，顺着沿海公路向市区西面驶去。

一刻钟后，面包车悄悄停在了一片槐树林外。车门打开，几个人下了车，在马晓强的带领下走进了林子里。

槐树林里黑漆漆的，在这个阴天的夜晚，每一棵树都好像往外散发着一种无形的阴森、怪异的气息。风在梢头上游荡，高一阵低一阵地呜呜啸叫着。在这种气氛里，胆小的人即使待上三两分钟也会被恐惧吞掉的。

马晓强在几棵间距较大一点的槐树旁停下步子，这意味着交易马上要开始了。刚才还混走在在一起的几个人立刻分成了两个阵营，双方努力在黑暗中注视着对方。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先开了口：“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我们做该做的事情吧！”说完，左手“嚓”一声打着了一只耐燃的防风打火机。火光映着几张缺少血色的脸，每张脸都像是一块无法刨平的木板，既棱角分明而又枯朽至极。

马晓强顿了顿嗓子，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货’给我们！”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立即接过话茬：“钱呢？80万现金，我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马晓强梗了一下脖子，嘴角隐隐约约又浮现出了一丝冷笑，骂道：“撒你妈蛋的鹰，老子先要你的命！”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这才明白自己在车上看到的马晓强笑容里的含义了，不由大声冲马晓强斥责道：“你们太不守规矩了！”

马晓强摆出一副纯粹“地头蛇”的样子，恶声恶气地说：“规矩是什么？规矩是给讲规矩的人定的，对我们这些不讲规矩的人没用处，我们做生意的规矩就是只要‘货’不给钱！你们哥儿俩就认倒霉吧！哈哈……”

马晓强得意地笑着，掏出枪对准了穿深色西装的男子，他身旁的那两个人也举枪在手。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没有慌张，而是慢条斯理地说道：“姓马的，刚才我跟你说过，我们挣的是钱，玩儿的是命，最不怕的就是死。别以为到了你们永平市这块儿破地上你们就称老大了，你们他妈的也不想想，敢提着十公斤毒品大摇大摆走火车站剪票口的人还怕你们黑吃黑吗？不许动！”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和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同时掏出了手枪。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手一松，就在打火机熄灭的瞬间，他冲着马晓强的脑袋狠狠开了一枪。

马晓强早预料到对方会冲自己开枪，所以，在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勾动扳机前一秒钟蹿到了一棵槐树后面，子弹打到他身后的一棵槐树上，掀掉了巴掌大一块树皮。与此同时，双方都躲到树后对射起来，一声声沉闷的枪声在槐树林里骤然响起，在饱含着雨水的天空下回荡，像颤抖的噪音在给大地讲述着一个可怕的故事。



事……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和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在三支手枪面前无法占据优势，只得边还击边往槐树林外撤，打算逃离险境。然而，志在夺取那个装有十公斤海洛因皮箱的马晓强三人紧紧追赶着他们，使他们难以脱身。

拎在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手里的那个皮箱成了他的累赘，在一次转身时失手掉在了地上。马晓强借着子弹出膛时射出的光看见皮箱掉在地上，猛地扑过去，居然准确地搂住了皮箱，刚要往树后闪，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接连三枪击中了他的胸部。

马晓强的身子立刻软塌塌地瘫在了地上，但他攒足最后的力气，把怀中的皮箱抛给了一个同伙。那个同伙接住皮箱，和另外一名同伙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跑进了密林深处。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懊丧而漫无目标地冲那两个人逃走的方向开了几枪，随后发泄地死命踹了马晓强的尸体几脚。

“‘货’给他们抢走了，回去怎么见老板？”穿红色T恤衫的男子声音虚弱地问穿深色西装的男子。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无可奈何地说：“‘翻船’了，回去老板饶不了我们，干脆谁也别见了，躲几天是几天吧！我们快离开永平市，让警察替他收尸！”

穿深色西装的男子再次摁亮了防风打火机，两个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向槐树林外急急走去。

夜安静了。黑暗依旧，风声依旧。

雨，终于没有下起来。

## 第一章 不期而遇

齐凤瑶记不起自己几天没有来海边了，八天？十天？半个月还是更多天？

齐凤瑶喜欢海。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时，齐凤瑶可以自由选择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南省的南阳市，另一个就是家乡永平市，到南阳市能进政府机关，而回永平市只能进纺织厂。齐凤瑶选择了后者，她觉得在一个没有海的城市里生活实在是没有情趣。分到永平市纺织厂后，她把许多工余时间都给了大海，即使和丈夫杜桥结婚也是在海边举行的婚礼。那天，大海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对新人，身穿洁白婚纱的齐凤瑶和杜桥一起在柔软的沙滩上漫步、拥抱、亲吻，引来了许多围观者，人们都为这个别出心裁的婚礼而赞叹。时至今日，在海边举行婚礼已经成了永平市延续好几年的时尚形式了，而开创这种形式的第一人却在年前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成了永平市下岗工人中的一员，尽管她才刚刚 32 岁，但在厂子经济效益急剧滑坡面前，年龄根本不能成为她继续工作的理由。

自从下岗以来，齐凤瑶便把自己关在家里没有下楼。在此之前，她几乎每周都要到海边去走一走，但现在，她的心情糟透了，身子也软软的没有力气，要不是今天在家里过星期天的七岁的女儿华华强烈要求去海边捡贝壳，她还真想不起来去海边呢。其实这种忘记只是暂时的，她是不会忘记和大海亲近的……

华华玩儿得很开心，一双灵巧的小手虽然已经捡了十多个漂亮的小贝壳，但依然兴致盎然地继续捡着。

望着可爱的女儿，坐在沙滩上的齐凤瑶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暖的温情。

“可爱的女儿，妈妈爱你，爱我们的小家！”齐凤瑶喃喃自语起来。

“哦——太好了，妈妈你看呀，多好看的海星呀！”华华在细沙里发现了一只红色的小海星，举在手里，像一只纤灵的小鸟一样兴奋地欢跳起来。

齐凤瑶回送给了女儿一个甜甜的微笑，以作为对女儿的奖赏。

海风撩动着齐凤瑶的长发，她的目光从华华身上移到海面上几艘箭一样飞驰的游艇上。每一艘游艇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划出白色的弧状水线，使原本碧蓝色的大海突然有了一种别样的灵动的情致。这种感觉是齐凤瑶独有的，它那么微妙，就像一朵小小的浪花在齐凤瑶心里跳跃。

齐凤瑶莫名地激动起来了，她闭上了眼睛，任海风吹拂着身子……

齐凤瑶在海边一直静静地坐到了太阳下山，才牵着华华的手走到了距离海滩 500 米处的公路上，坐上 3 路公共汽车回了家。

这天晚上，在海边玩闹累了的华华很早就睡下了，齐凤瑶洗完澡也和衣上了床。这段时间，身为一家小公司老板的丈夫杜桥总是很晚才回家，齐凤瑶就无论

吃饭还是就寝都不等他了。

半夜的时候，华华突然从梦中惊醒了，大声喊叫起来：“妈妈，妈妈——”

正在熟睡的齐凤瑶被华华尖厉的喊声惊醒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腾”地一下跳下床，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就闯进了华华独睡的小屋里，拉亮灯，见华华正呆坐在小床上，两只大眼睛里含着委屈的泪水。

齐凤瑶扑到华华身边，把华华抱在怀里，不解地问道：“华华，华华，你怎么啦？”

华华把身子靠在齐凤瑶的怀里，仰起小脸，望着齐凤瑶，颤抖着嗓音说：“妈妈……我刚才……做噩梦了……”

齐凤瑶长长出了一口气，爱怜地在华华脸上亲了一口，柔声问道：“什么噩梦？能告诉妈妈吗？”

华华点了点头，说：“妈妈，我梦见……梦见你和爸爸都不要我了，你们两个人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一道大峡谷里，然后就飞走了。我好怕好怕呀……”华华的声音依然在颤抖，显然还置身在梦境中。

齐凤瑶轻轻笑起来，说：“华华，你的梦做得太离奇了，妈妈怎么能不要你呢？世界上所有人做的梦都是假的，梦里的情景是不会真正发生的。”

华华相信了齐凤瑶的话，擦干了眼泪，不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又问道：“妈妈，爸爸呢？这么晚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齐凤瑶扶华华躺好，安慰道：“华华，爸爸公司里的事情很多，你睡觉吧，等睡醒了爸爸就回来了。听妈妈的话，不要去想梦里的事了，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和妈妈的生命一样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妈妈是最爱你的人，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

华华乖巧地冲齐凤瑶笑了笑，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齐凤瑶半搂着华华，直到华华睡着后，才走出了华华的房间，一时间竟然睡意全无。她信步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不知为什么，耳边竟然响起了华华那充满童真的声音：“你们会不会有一天真的不要我了？”齐凤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禁不住喃喃地嗔怪道：“华华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这孩子！”

夜很静，屋里很静，空荡荡的客厅被乳白色的吊灯灯光填充着。齐凤瑶顺手从茶几上拿起本市出版的广播电视报翻看起来。她看到一部自己比较喜欢看的古装言情电视连续剧正在这个时段里播映，便打开电视机，看起电视来了。

齐凤瑶看了不到半小时，屏幕下方出现了一行本市电视台插播的滚动字幕：“本市文化西路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桑塔纳’轿车撞到了护栏上，司机受伤……”

还没等完全看完这段简短的文字，齐凤瑶的身子就像被针扎了一样从沙发上跳起来，同时一颗心“咚咚”地激烈地跳动着，一个不祥的念头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上了她的心头：“难道是杜桥……”她不敢想下去了，下意识地换好衣服，急匆匆出了家门，跑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她钻进车里，刚对司机说完一句“去

文化西路……”就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了。司机用诧异的眼光瞥了一眼这个女乘客，一踩油门，车子向文化西路驰去。

五六分钟后，出租车驶到了文化西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齐凤瑶看见前面果然有一辆“桑塔纳”轿车侧翻在马路中央，一辆警车闪着刺眼的红蓝两色警灯停在一旁，几名交通警察正在忙碌着，他们身上特制的马夹在车灯的照射下闪着更为刺眼的荧光。齐凤瑶示意司机在肇事现场旁停下来，扔下十元钱，从出租车上下来，向那辆“桑塔纳”轿车奔去。她距离轿车不足十米，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她害怕看见杜桥出事的场面，但她又不能不去看。一名警察试图拦住她，而且询问了她一句话。她没有听清那名警察的话，猛地推开他，一阵风一样扑向“桑塔纳”轿车。

齐凤瑶的手触摸到车体的时候才看清这是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顿时长舒了一口气，剧烈的心跳也渐渐平复了——杜桥开的“桑塔纳”轿车是蓝色的，凭此一点就能证明受伤的司机不是杜桥！不是杜桥！齐凤瑶捋了捋散乱在额头上的头发，转身走到那名给她狠狠推了一把的警察面前，不好意思地说：“真是不好意思，我……我看了电视上……以为是我丈夫出……出了事就……就……”

“没关系，没关系。”警察打量了几眼仍有些喘着粗气的齐凤瑶，善解人意地说，“其实这辆车的司机也没有什么大事，受了点儿轻伤，我们已经送他去公安医院了。天都这么晚了，你快回家吧！”

齐凤瑶冲警察笑了笑，转身往回走。一辆出租车停在她身边，司机弯着身子，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齐凤瑶冲司机摆了摆手。她不想打车回家，打算走一走，彻底缓解一下刚才过度紧张的身心。

齐凤瑶在街上脚步轻快地走着，高跟鞋踏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齐凤瑶走到一座桥头时，路边一盏路灯后突然蹿出来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拦住了她的去路，凶巴巴地盯着她的脸。

就在齐凤瑶一怔愣的时候，男青年恶声恶气地说道：“靓姐儿，哥们儿没钱花了，你借给哥们儿几个钱花吧！”

齐凤瑶知道眼前这个男青年的身份了，心提到了喉咙口，颤抖着嗓音说：“你……你……我是办急事出来的，身上没带钱……”

男青年色迷迷地冷笑了一声，说：“你带没带钱哥们儿搜搜就知道了！”说着，他把手伸向了齐凤瑶高耸的乳房。

“你这个混蛋！”齐凤瑶本能地骂了男青年一句，使劲在男青年手背上挠了一把，然后转身就跑。

“靓姐儿，你他妈的跑不了！”男青年显然没有在意手背上的伤痕，在齐凤瑶身后追赶。

齐凤瑶不顾一切地跑着。路边一座写字楼的门还开着，齐凤瑶扭身跑了进去。男青年见齐凤瑶跑进了楼内，不敢再追，捂着淌出了鲜血的手背躲进了一个暗处。

惊魂未定的齐凤瑶跑进写字楼后，顺着楼梯一口气跑上了三楼。

这座极具现代化建筑风格的写字楼是四方旅行社的办公楼，此时，总经理苏江礼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像是在等什么人。

“嗒嗒嗒……”一阵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清晰地传进了苏江礼的耳朵里。他奇怪地睁大了眼睛，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正要朝外面看看，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少妇突然从半开着的房门外闯了进来。

苏江礼吃了一惊，脱口问道：“你是什么人？这么晚了到这里来干什么？”

齐凤瑶把身子靠在门上，一边急剧喘息着一边望着苏江礼说：“对不起，先……先生，有坏人追我……”

“坏人追你？”苏江礼眼睛紧盯着齐凤瑶，满腹狐疑地问了一句，同时走到门外看了看。走廊上空无一人，他返回身，不冷不热地对齐凤瑶说：“小姐，我们素不相识，请不要开玩笑。”

齐凤瑶急切而真诚地冲苏江礼说道：“真的，先生，刚才路上真的有坏人劫我，我慌不择路，就跑到您这里来了，打搅您了。”

苏江礼坐回到了办公桌后，说：“好吧，我相信你的话了。近来一段时间这里确实发生了几起单身女性被抢劫的案件，你跑到我这里来就什么都不要怕了。哦，对了，你请坐吧！”

苏江礼用手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沙发，话语里充满着热情。齐凤瑶坐了下来。

苏江礼有充足的时间认真打量起这位不速之客了：她有着一张耐看的瓜子脸，皮肤白皙、滑嫩；双眉长而弯，很浓，这使她恰到好处地有了一点点年轻男子的英武之气；两只眼睛如同一对正在秋风中成熟的葡萄，闪着晶纯、俏皮的光；鼻子高耸、小巧而又立体感很强；薄嫩红润的嘴唇微张，唇边飘荡着非常富有礼节的笑容。她身上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裙摆下露出一双结实的、极具曲线美的小腿。由于没有穿丝袜，这双腿在灯下显得格外真实、健康。她周身荡漾着一种成熟女人的韵味，那绝对是一种强烈的魅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魅力。她虽然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但却动感十足，好像一片美丽的彩云在这间宽大、豪华的办公室里浮动……苏江礼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现代美容手段修饰过的自然天成的俊俏少妇！

苏江礼的心被齐凤瑶的美丽撩拨得一动，又一动。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和在哪里发财吗？”苏江礼很想用平和的嗓音和眼前这个靓丽的女人交谈，但话语出口，他就明显地感觉到声音有些发颤。他知道，自己是被对方的美貌震惊所致。

齐凤瑶还未完全从夤夜贸然闯进别人办公室的歉意中解脱出来，双手有些局促地绞在一起。苏江礼注意到，那双手十指纤长，指端饱满——美丽的女人身上的任何部位都是美丽的。

“我叫齐凤瑶，十几天前从棉纺厂下岗了。您是……”齐凤瑶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小心地说着，同时望了对方几眼。只见苏江礼身材高挑，传统的中分头，大概抹了一层高档发油，黑黑的头发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他的脸型呈

椭圆形，眼睛细而长，闪烁着似乎狡黠又似乎冷静的光；鼻梁略微有点歪，但这并不影响他容貌的周正；短短的胡髭，薄厚适中的嘴唇；白色半袖衬衫，一丝不苟地扎着一条蓝底白色斜边领带。“他肯定是个精明的人吧？”齐凤瑶心想。

苏江礼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名片，目光又迅速地落回到齐凤瑶身上，说：“我是四方旅行社的总经理。哦，这是我的名片。”

齐凤瑶站起身，走到苏江礼身边，双手接过那张散发着淡淡香水味道的名片，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呀，您就是咱们永平市有名的私营企业家苏江礼苏总？今天晚上见到您真高兴！”

苏江礼微微一怔，问道：“凤瑶小姐知道我？”

齐凤瑶用一种尊崇的目光望着苏江礼，说：“您的四方旅行社在全市各个媒体上都做了宣传，我当然也就知道您的大名了。”

苏江礼仿佛满不在意地笑了笑，眼光继续盯住齐凤瑶那张俏丽的脸，尤其是那对具有着男人般英武的眉毛，说：“说实话，今晚能够和你邂逅我也很高兴。凤瑶小姐年轻漂亮，即便不下岗，在棉纺厂也会耽误了前途的。”

忧愁浮现在了齐凤瑶的脸上，她叹了一口气，说：“苏总，我在棉纺厂只不过是办公室的一名职员，除了上好班从来没有想过别的事情，可是现在连班都上不成了。唉，都怪我自己没有本事。”

苏江礼以一副洞察世事的口吻对齐凤瑶说道：“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是这个时代很正常的事情，凤瑶小姐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自责。你这么年轻，下岗了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嘛。比如说我吧，我原来只不过是市旅游局一名普通职员，现在……”

齐凤瑶轻轻摇了摇头，说：“苏总，我怎么能跟您比呢？其实我家里生活还过得去，我爱人开了一个公司，但我想自己做点事情。我还年轻，不想待在家里，可又不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

苏江礼有百分之二百的兴趣和齐凤瑶聊下去，他的眼光始终不离开齐凤瑶的脸，继续说道：“说句文雅的话，人的自信心是需要培养的，没有天生的富翁，富翁的财富是他本人用智慧和勇气换来的。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可是我从你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你是一个确实很有志向的人，这点嘛和我当年很相似，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希望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苏江礼轻柔的嗓音里充满着一种令人感动的真诚，使齐凤瑶像遇到了知音一样，她心里对面前这个永平市大名鼎鼎的“旅游大鳄”产生了一股浓重的信任感。凭直觉，她想苏江礼会给自己某种帮助的，于是说道：“苏总，您说我能做什么呢？也许我这个问题提得太幼稚了，可这个疑问一直在困扰着我。”

苏江礼脸上再次浮现出宽厚的笑容，说：“凤瑶小姐，我虽然身处商海，也算有所建树了，但是对旅行社之外的行业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由于我虚长你几岁的原因，我想告诉你，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有些事情水到渠成，套用一句话，世界上总有一个行业适合你。”

在这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像一只麻雀似的蹿上了苏江礼的脑海，那么突兀，

以至于连他自己都被震惊了，脸上的肌肉甚至都颤抖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赶紧点燃一根香烟，以作为掩饰。

齐凤瑶根本没有发觉苏江礼脸上的变化，由衷地冲苏江礼说：“苏总，您的谈吐太不俗了，很有大家风范！”

苏江礼谦逊地晃了晃手中的烟，说：“只要凤瑶小姐开心就行了。”

齐凤瑶真的很开心，笑着对苏江礼说：“苏总，谢谢您鼓励我。”

苏江礼用熟人般那种毫无间隙的口气说：“看得出来，凤瑶小姐是一个要强而且有一定个性的女性，我就欣赏这样的女性！”“谢谢苏总的夸奖。”齐凤瑶有些不好意思了，脸上飞起了两片红晕，这种羞赧更增添了她的俏丽，更让苏江礼的心底涌起了无可名状的情愫。

苏江礼的思维似乎比以往活跃了十几倍，滔滔不绝地说：“我这可不是什么夸奖，凤瑶小姐，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具有灵性的女性。请注意，我说的是灵性，女人不应该仅仅具有灵气，更应该具有灵性。一个女人如果只具有灵气，那说明她还很不完美，既具有灵气又具有灵性的女人才是完美的。凤瑶小姐属于后者。”

齐凤瑶分明被苏江礼的话语打动了，她再次由衷地夸赞道：“苏总，您很懂得分析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苏江礼继续哲学家一样地讲述着：“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人在世界上最应该懂得的就是人，男人要懂女人，女人也要懂男人，这样生活才能有意思。你说的是吗？凤瑶小姐？”

齐凤瑶显然没有想到苏江礼会提这样的问题，一时间不知道怎样回答好，但苏江礼在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只得边思忖边说：“我……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感到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想的也是尽早有一份工作……”

苏江礼看似漫不经心地跨前一步，缩短了和齐凤瑶之间的距离，说：“凤瑶小姐，简单也好复杂也好，这对于你来说都不重要。”

齐凤瑶不解地问道：“怎么会不重要呢？您不觉得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吗？”

苏江礼神色严肃地说：“凤瑶小姐，你完全没有必要怨天尤人，生活对任何人都都不公平，换句话说就是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公平的事情……这个问题很宽泛，我们今天还是不要探讨这个问题了。”

齐凤瑶释然地冲苏江礼笑笑，说：“苏总，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不会忘记您的。”

苏江礼不失时机地反问道：“这么说我们都得感谢那个不法之徒了？”

齐凤瑶气愤地说：“世界上有坏人太可怕了，我就恨做坏事的人！哦，苏总，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家了，打扰了您好长时间，真是过意不去。”

苏江礼知道自己没有理由阻拦齐凤瑶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索性说道：“没什么，凤瑶小姐太客气了。我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办，否则我会开车去送你的。路上多加小心。”

齐凤瑶最后冲苏江礼真诚地笑了笑，转身走了出去。

苏江礼怔怔地站在原处，眼睛望着齐凤瑶刚才站立过的地方，仿佛齐凤瑶仍旧站在他面前一样——齐凤瑶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那对美丽的具有年轻男人气质的眉毛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这是我遇到的真正的女人，这是我遇到的真正的女人……”苏江礼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声音像香烟飘出的烟雾一样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散开了。

这时，苏江礼的外甥——永平市宏海贸易公司经理曾晖猫一样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曾晖有着一副武高武大的身材，头扁扁胖胖的，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额头上经常架着墨镜，乍看上去活像一个飞行员，只不过比照真正的飞行员显得过于滑稽罢了。

“舅舅，你这办公室里好像有一股女人的味道。”曾晖掩好门，走到苏江礼面前，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

苏江礼瞥了一眼曾晖，说：“你对女人比对钱都敏感，我这办公室里是来过一个漂亮女人，刚刚离开。”

曾晖双手撑在苏江礼的办公桌上，饶有兴致地问道：“什么样的女人？”

苏江礼依然沉浸在对齐凤瑶的遐想中，对曾晖说：“一个下岗女工，非常漂亮。”

曾晖继续调侃道：“下岗女工？真没想到舅舅和下岗女工……哈哈？”

苏江礼皱了皱眉头，说：“我对她讲了许多话，她也对我讲了许多话。我们聊得很投机，我喜欢上她了！”

曾晖还想把关于女人的话题讲下去，但突然想起的一件事情使他打住了玩笑的话头，说：“舅舅，舅母给我打电话，要从我公司的账转一笔钱……”

苏江礼的脸色顿时阴沉起来，猛地提高了嗓门，打断了曾晖的话：“别跟我提她！我这么晚了叫你来可不是吃饱了撑的！”

曾晖一屁股坐在刚才齐凤瑶坐过的沙发上，陪着小心转换话题说：“舅舅，第二批‘货’又要到了。”

听了曾晖的话，苏江礼的中枢神经像受到了强烈刺激一样腾地站起身，眼里闪起了凶光，一字一顿地说：“再‘吃’下去！”

曾晖望着苏江礼那张阴沉着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走，去外面玩玩儿吧！”苏江礼伸了个懒腰，站起了身。

“好，好的。”曾晖答应着，他知道舅舅说的“去外面玩玩儿”的含义。

在走下楼梯的时候，苏江礼眼前又浮现出了齐凤瑶那双漂亮的眉毛。

此刻，齐凤瑶已经回到了家中，电视机依然开着，她关掉电源，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凌晨1点多钟了，丈夫杜桥还是没有回来。她再次寂寞地坐到沙发上，眼前倏然出现了一个既模模糊糊又清清楚楚的中年男人的影子。她知道这个男人是四方旅行社的总经理苏江礼——一个纯粹偶然相遇的男人。直到现在，她才发现自己手里还紧紧握着苏江礼的名片。



齐凤瑶承认，苏江礼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她不了解苏江礼，但她喜欢和他谈话，甚至产生了一种继续和他谈下去的欲望。为什么呢？她说不清楚。

齐凤瑶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想到，就在她为丈夫杜桥深夜不归而牵肠挂肚的时候，杜桥却根本没有忙生意，而是在一家歌舞厅包房里和三陪小姐徐兰娟鬼混。

从外表上看，杜桥算是个潇洒的男人，所以他很懂得“生活”。他的人生观也很简单，那就是刺激。他觉得，生活中没有刺激就没有乐趣了，只要能带来刺激，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包括和三陪小姐在一起唱歌、跳舞，当然也少不了做爱。一个月前，杜桥认识了三陪小姐徐兰娟，他被徐兰娟的漂亮和性感迷住了，几个电话、几次约会、几沓钞票就把她牢牢地拴在了裤带上，尽管他知道徐兰娟图的是钱，可漂亮女人喜欢钱是上帝赐给的权利。“我杜桥大小也是个老板，身边怎么能没有漂亮女人呢？现在有本事的男人谁没有一两个‘小蜜’呢？”杜桥的这个想法就是理由，至于对美丽的妻子齐凤瑶会带来怎样的伤害，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他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和风骚的徐兰娟玩得开心。他是生意人，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不能不从她身上寻找乐趣。

包房里暧昧的气氛催生着杜桥和徐兰娟的情欲，他们像一对勤奋的野鸳鸯一样做完爱后，在沙发上肆无忌惮地拥抱着继续缠绵。杜桥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

电话是杜桥母亲打来的。

杜桥抓起手机，漫不经心地按下了接听键：“妈，你有什么事情吗？”

手机里传来杜母着急的声音：“杜桥，妈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爸的那几件东西丢了。我醒来一找，真的找不见了，那可是值大钱的东西啊，妈急得再没心思睡觉了。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什么东西呀，用得着三更半夜地找？”杜桥说着话，抽了抽鼻子，用手捂了捂嘴。在一旁注视着杜桥的徐兰娟觉得这是两个怪异的动作。

杜母的声音里依然充满着急迫：“就你爸留下的比心肝还珍贵的那几件东西啊。你爸临去前告诉过我放在箱子底下了，不会放到别处去呀……妈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杜桥却不紧不慢地说：“你找它们做什么呀？”

杜母不无责怨地说：“妈眼下倒是没有什么用处，可总不能不让它们见天日吧，再说我还指着它们养老呢……你要是知道快告诉妈。”

杜桥把手机换到了另一只耳朵旁，说：“那些东西不是一直放在你那里吗，我怎么知道放在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你慢慢找吧。好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杜桥挂断电话，又和徐兰娟亲吻起来。

“你还回家吗？”徐兰娟声音轻柔得如同一阵风在杜桥耳边撩拨。

“家嘛……”杜桥双手把弄徐兰娟两只肥硕的乳房说，“当然得回了。”

徐兰娟半是气恼半是撒娇地在杜桥脸上打了一下。直到现在，她心里也不知道杜桥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她，所以从来不敢要求这个小老板整天整夜地陪她。

凌晨3点，杜桥回到了家中，开门声惊醒了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齐凤瑶。